

“道”与“言”

——《论语》读解（三）

高伟

（山东师范大学教科院，济南，250014）

摘要：现代道德哲学的困境突出地表现为“道”与“言”的冲突。一旦对“道”的默观与践履沦为对“言”的关注与表白，道德生活就会陷于彻底的虚浮化。现代道德教育由是必须加强“道德的知识”的理解而不是在“关于道德的知识”上喋喋不休。多元精巧的现代道德哲学必须回归传统德育的古朴和简单。

关键词：道；言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直译]：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是很少有仁德的。”

古代之所以是一个令文化保守主义者向往的时代，是因为在那样一个以智慧标示人的存在价值的时代里，人们清楚地了解自己必须成为哪一种人，能够成为哪一种人，人们以其对宇宙人生的领悟来决定自己的生命过程。所以在古代，人们不必去宣扬他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只须去过一种默观的生活，去亲证宇宙人生的道理与意蕴。而在今天，人们已经十分善于宣扬了，并将这种宣扬误解为对“道”的一种参与。

道是不可说的，道只能在人的践履中实现，所以道的生活是一种实践的生活、实现的生活。而近代以后，由于人们对不可说的“道”的不敬，人们竟然认为道是可以表白的，可以传达的，所以道德的实践哲学就不可避免地发展为语言哲学。人们开始变得善于“说”了，而不善于实践了。二十世纪的哲学主流是所谓语言哲学，语言哲学是关于“说”的哲学，认为“说”错话根本的导致了人做错事，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正确的，但如果认为人们必须先学会正确地说话才能学会正确的做事，却会直接导向人的道德生活的虚伪，因为为了掩盖人类道德生活的贫乏，人们就必须在语言方面进行自我欺骗和自我麻醉，这也就是孔子早就先见地指批了的“巧言令色”之类。说到底，今天道德教育哲学的问题实际上是“道”与“言”的矛盾性问题。

中国古代传统教育哲学其实并不奢言道德，自古而今的道德规训在语言表述上是十分简单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代人相信道德的问题不在于怎么说，而在于怎么做，不在于如何鼓吹，而在于如何履行——他们相信天地之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大道存在。现代的道德教育却愈发的条目众多，愈发的多元和精巧，然而现代人却很少人知道再过哪一种有道德的生

活。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的时代这样，关于道德有如此众多的知识，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的时代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精致的道德体系和道德教育体系，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的时代这样，对于道德人们却知道的如此之少。语言的丰富掩盖了道德理解方面的贫乏，辩证的机巧则反证了人们道德能力的孱弱。现时代，人们似乎更精于“言”而蔽于“道”。

现代精神对道德的理解本身就是有悖于道德的。因为只要将道德理解为“说”的而非“做”的，道德就只能沦为语言棋盘上的推演，那些花里胡哨的关于道德的语言表述的泛滥正是本真的道德感沦丧的直接结果和现实表现。一旦道德的问题不是如何践履的问题而是如何表白的问题，道德就不再是道德本身，一旦道德的问题只有通过语言的形下表述来实现，道德的知识就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关于道德的知识。关于道德的知识显然不是道德的知识，而近现代教育哲学却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茫然无知。道德的知识是需要践行的，关于道德的知识则是需要表白的，由于根本不能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正确的抉择，现代道德教育也就只能沉醉于关于道德的知识的天花乱坠的表述，而且为它的这种天花乱坠的表述沾沾自喜，其结果只能是使人们精于表述而弱于实践。

现代的道德教育由于无视生活的现实性而沦于在表述方式上的花言巧语。这种形式主义的伦理学虽然并不源于近代康德哲学却与康德哲学不无关系。康德哲学认为个人的道德生活应该成为类的普遍的道德生活，而为了能使个人的道德生活能为整个类所接受，个体之间的道德契约就是必须的，而为了能够达成道德上的契约，个体就只能通过语言方面的沟通来实现。这样一来，不仅个体自认为在道德上是崇高的，而且他的崇高也表现与他在语言上的崇高。康德道德哲学的形式化由于弱于对具体的道德生活情境的关怀而忽视了个体的内在道德感受，而对个体真实的内在自我感受的放逐则只能导致人们在过某种道德上的生活时其真实的自我并不参与其中，而仅停留于语言上的表述。这种道德教育哲学加强了人的虚伪性，而道德上的虚伪则是更可耻的道德的沦丧。

道德的问题绝不在于怎么说，而关键在于怎么做。言行不一对于古代人来讲绝不是一个可以谅解的偶然错误，而是在人之为人这一意义上的失败。所谓“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所以古代人绝不在道德教育方面指手划脚，而是踏踏实实地做一个于天地间堂堂正正的人。现代人则由于道德实践感的不足而只能满足于口头上的奇技淫巧。仅满足于“说”的道德教育造就了成批量的伪君子。在今天，一个花言巧语的人被认为是交际能力出众的现代人，而一个刚毅木讷的人则被认为是一个不合群不具有现代意识的边缘人。这种道德感的转变并非偶然地出于人们的思虑不慎，而恰恰出于现代性本身。现代性之所以不可避免地是“口头哲学”则正是因为除了在“口头”上“说说而已”之外根本对道德的问题一无所知。道德问题其实并不需要如此杂多的知识，现代道德哲学之所以产生如此杂多的表白正是因为它无法领悟那些永恒的道理和德性。因此这种道德教育从根本上讲可能就是反道德的。

“道”其实并不有意远于“言”，当然也更不必悖于“言”。只有通过“言”强行的揭示，那“无言”的“道”才会逐渐呈现。问题在于一旦人们误认为“言”即是“道”本身，“道”的践履性也就只能成为语言所摆布的傀儡。“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因此并不是个体生活意义上的偶然疏忽，而是整个时代对于有道德的生活茫然无知的现实表征。当然我们并不能将所有错误归结为时代的无知，个体道德生活的虚伪化其实也内在于个体的价值选择。如果

人们仅仅为了“称赞”和被“夸”，为“乖巧”而活着，如果人们将外在的奖惩作为道德生活的规准，那么个体道德生活的虚伪化将是必然的。对于儿童来说，受制于外在的奖惩是他的道德生活不得不经过的阶段，而对于成人来说，在这一阶段停留过久则只能是道德上的幼稚和不成熟。现代道德教育当然注意到了对儿童道德成长的心理学研究，然而对这种研究的哲学意义却并不真正的了然于胸。说到底，现代人太“聪明”了，古代人认为“刚毅木讷近乎仁”，现代人却将那些言不由衷的道德花环视为对道德的追求。古代人多以睿思与践行去亲证宇宙人生的道理，而现代人却以哗众取宠来追求个性独立。维特根斯坦曾规劝人们对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保持沉默，在一个“无根”的时代里，人们太善于“说”，而且“说”的太多了。

[按语]：哲学家杜威早就将“关于道德的知识”与“道德的知识”分离出来。有了“关于道德的知识”绝不意味着就有了“道德的知识”。“道德的知识”是不可说的，它只能体现于个体真实的道德生活之中。“关于道德的知识”则是可说的，可以传达的。现代道德教育却完全无视“关于道德的知识”与“道德的知识”的内在差别。它认为“关于道德的知识”就是“道德的知识”，一个人有了“关于道德的知识”就一定会过有道德的生活。所以现代道德教育哲学说到底是如何发现和传递“关于道德知识”哲学——道德问题成了知识问题。

一旦以践履为本质特征的道德成为知识问题，那么教育的问题就绝不在于人们究竟在过哪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而在于人们究竟能够掌握什么样的关于道德的知识。所以在学校领域，道德教育是以知识传递的形式完成的，人们以掌握关于道德的知识的数量和质量来判断人的德性。而只要关于道德的知识而不是道德的知识成为道德评价的衡准，那么人的道德生活就必然导向花言巧语和夸夸其谈。

许多教师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即他为了教育出“好孩子”不得不在口头上尽量追求道德上的“完美”，虽然这种完美可能是完全无视生活现实和学生的真实感受。而由于他的真情实感其实并不参与到这种教育之中，所以他的道德生活反倒是说一套做一套，他所进行的道德教育是要求学生的，而不是要求他的，道德规范只对学生有意义，对他却毫无意义，他的职责只是将这些“关于道德的知识”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传递下去。所以现代学校道德教育的现状是，教师在“口头”上似乎都是完美无缺的，而他“说”的和“做”的却不能统一起来。这种道德上的虚伪加深了受教育者的虚伪，从而加深了时代的虚伪。

追求道德上的崇高是必要的，然而如果这种道德上的追求仅仅成为语言上的游戏，那么道德就将不再是人们生存的依据，而仅仅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其结果将使人类道德生活的庄严性完全丧失于轻飘飘的“能指”之中，而现代文明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萌芽。是为虑。

“Dao” and Language

Gao We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Abstract: The pungent conflict of “Dao” and language exhibits the puzzledom of the moder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e morality will fall into coxcombry if the contemplation of Dao is reduced to the concern of language. So the modern moral education must strengthen the moral knowledge but not blot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morality. The modern multi-ingenuou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should return to its simplicity and briefness.

Key words: Dao; language

收稿日期: 2003-11-10

作者简介: 高伟 (1971-), 男, 江苏徐州人, 教育学博士, 山东师范大学讲师, 主要从事教育哲学的研究。